



和平学

刘成著

南京出版社



和平学

刘成著

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和平学 / 刘成著. —南京: 南京出版社, 2005

ISBN 7-80718-133-8

I. 和... II. 刘... III. 和平学 IV. D0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5677 号

书 名: 和平学

作 者: 刘成

出 版: 南京出版社

社址:南京市成贤街 43 号 3 号楼 邮编:210018

网址:<http://www.njcbs.com>/www.njcbs.net

联系电话:025-83283871(营销) 025-83283883(编务)

电子信箱:webmaster@njcbs.com

责任编辑: 沈丽国

封面设计: 杨晓岗

印 刷: 丹阳教育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186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 7-80718-133-8/D·4

定 价: 26.00 元

南京版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序　　言

[英]安德鲁·瑞格比

2000年,南京大学历史系与英国考文垂大学和平与和解中心的高等教育合作项目开始,我也因此第一次访问中国。这个合作项目的目的是与南京大学的同仁共同努力,在中国大学内建立第一个和平与冲突研究中心。

当时,我对有关中国的情况了解极少。回顾过去,我现在认识到能够与我的南京朋友与同事合作是多么的幸运,其成果之一就是这本书的出版。据我所知,这是在中国出版的第一本关于和平学的教科书。作为作者的刘成博士非常适合承担这份工作。通过我对他的了解与共同工作的经历,刘成博士是一位忠诚学者的典型。他在中国大学的和平学教育方面的贡献使我意识到,对于现在和未来的人类来说,我们更加广泛和深入地研究和平是多么的重要。为此,我们应该更加有效地工作。

和平学中的“和平”既是研究的焦点也是追求的目标。在当今世界,我们依然面临着这样一种威胁,有时感到会有灭顶之灾。侵略战争的影响、不平等和贫穷带来的持续伤害、增长的全球生态威胁等,这些基本问题威胁着我们世界的和平。除非我们努力去理解这种挑战的本质和起源,否则我们就没有计划适当行动的基础,这是这本书为什么如此重要的原因。毫无疑问,中国是世界上一



个具有特别地位和特殊责任的国家,这不仅取决于中国的版图和经济意义,还在于它的关于避免侵略性军事冲突的承诺。

在和平学的适当主题的讨论和对世界事件与趋势的分析上,刘成博士和我的意见并不总是一致,这种不同部分反映了这样的事实:我们来自于不同的文化、知识和政治传统。但是,作为一位学者和人类中的一员,刘成博士总是显示出对我们差异的尊重。正是在与他交往的过程中,我认识到他在这本书中体现出来的才智。对于刘成博士洞悉人类共同困境的深刻意识,我也表示敬意,这为我们所分享并流露在他的文字间。

我最推崇的和平学定义是“如何用和平方式创造和平的研究”。根据这个定义,由一位南京大学的学者来撰写这本书是非常合适的。南京是遭到 20 世纪最残暴战争破坏的殉难城之一,当然,在纪念 1937 年至 1938 年的南京大屠杀方式上,应该采取建设性与和平方式,而不是保持过去的敌意和憎恨,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南京的很多家庭饱受了野蛮和残忍的战争伤害,它们也因此拥有防止它再度发生的责任。这是我们所有人面临的挑战——让世界摆脱战争的蹂躏。刘成博士信奉这样一种使命的态度值得喝彩,同时,其成果也真正保持了学术研究的严密性。

书于英国考文垂大学和平与和解研究中心

2005 年 10 月 18 日

(注:作者系英国考文垂大学和平与和解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研究历史.....	(1)
第二节 和平研究的主要特点.....	(4)
第三节 各国和平研究状况.....	(7)
第四节 和平研究存在的问题.....	(11)
第二章 和平研究的主要概念	(13)
第一节 暴力.....	(13)
第二节 和平.....	(20)
第三节 非暴力.....	(30)
第四节 和解.....	(34)
第三章 和平与战争问题	(53)
第一节 人类冲突的历史.....	(53)
第二节 战争与和平的理论.....	(57)
第三节 战争与人的本性.....	(59)
第四节 和平运动.....	(64)
第五节 宗教与和平.....	(70)
第六节 发展与和平.....	(76)



第四章 建设和平	(87)
第一节 外交与和平.....	(87)
第二节 力量与和平.....	(90)
第三节 经济发展与人权.....	(101)
第四节 性别平等与和平.....	(111)
第五节 生态环境与和平.....	(124)
第六节 和平建设的一种整合性架构.....	(132)
第五章 冲突化解的理论与实践	(135)
第一节 冲突化解的概念.....	(135)
第二节 冲突化解的特征、原则和方式	(138)
第三节 冲突化解的实践和技巧.....	(148)
第四节 冲突化解模式举例.....	(158)
第五节 冲突分析工具.....	(162)
第六节 冲突化解模式中的文化问题.....	(169)
第七节 集团内部集团冲突的理论.....	(174)
第八节 形象、身份和冲突化解	(176)
结语	(191)
附录	(195)
一、主要参考文献	(195)
二、和平研究部分重要网址	(200)

第一章

导 论

和平学(Peace Studies)又称和平与冲突研究(Peace and Conflict Research)或和平研究(Peace Research)。其主要观点是：冲突与和平是极其复杂和相互关联的问题，其中的很多方面尚未被人们充分认识到，也不存在一个简单划一的方式可以解决冲突。如何对冲突与和平进行开拓性的研究，从而实现一个更加公正与和平的世界，是和平研究追求的目标，其研究的重点是如何用和平方式实现和平。加尔通指出：“和平是革命性的理想，用和平的方式实现和平将这种革命限定为非暴力。这种革命一直在发生。我们(和平学工作者)的工作就是解释它的范围和领域，我们的任务是无止境的。其问题是：我们是否在接近它们。”^①

第一节 研究历史

西欧国家的和平研究发端于 19 世纪末，北美则稍早，开始于美国内战后期。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平研究基本停留在学者讲座和学生兴趣小组的层面上，除了反战俱乐部外，大学还没有成立和平研究机构。1948 年，在“兄弟会”的资助下，美国曼彻斯特学院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和平研究机构。1959 年，挪威奥斯陆成立了国际和平研究所(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由“和平研究之父”、著名学者约翰·

^① Johan Galtung and others, eds., *Searching for Peace: the Road to Transcend*, London: Pluto Press, 2000, p. xi.



加尔通(Johan Galtung)担任所长,同时创办了世界第一本和平研究期刊《和平研究杂志》(*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早期的和平与冲突研究主要关注武器竞赛、核裁军和战争问题,其研究的目的就是防止战争,武器控制与管理和战争防御是最传统的和平研究领域。1942年,昆西·赖特(Quincy Wright)最早采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将战争问题从其他社会问题中分离出来并进行了系统性研究。1960年,刘易斯·弗赖伊·理查森(Lewis Fry Richardson)则采用数学模型方法,预测战争各方武器竞赛的终止日期。1979年,戴维·辛格(David Singer)对有关战争的数据进行了全面的收集与分析。

和平研究在冷战时期得到了快速发展,如何防止核战争和大国之间的冲突是冷战时期的主要研究课题。作为一种回应,这一时期的和平研究试图找到一种可供选择的方式,以此应对可能增加彼此怀疑和敌意的超级大国的外交和国防政策,因而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国际冲突和核毁灭问题上。

冲突的分析与转化是和平研究的一个新领域。20世纪60年代,阿姆德·拉帕波特(Anmd Rapaport)及其助手提出的理论性分析虽然存在缺陷,但其对冲突各方相互作用过程的研究起到了很大的示范作用。80年代初,克里斯托弗·米切尔(Christopher Mitchell)和路易斯·克里斯伯格(Louis Kriesberg)提出了防止冲突升级和冲突化解的原动力概念。1987年,约翰·W·伯顿(John W. Burton)将商业管理和其他领域内的交易理论(bargaining theories)运用到和平研究中。A. J. R. 格鲁姆(A. J. R. Groom)在1990年指出,冲突行为并不是人类的固有天性,而是对所处社会环境感知的一种回应,即使在严重冲突的情况下,依然存在着共同的利益。

1969年,加尔通提出了结构性暴力的概念,将暴力和贫穷归因于压制性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他认为和平包括直接和平、结构和平与文化和平三个方面,将和平定义为“采用非暴力方式创造性地实现冲突的转变”。1974年,人权问题成为和平研究的主要领域,国家的持续发展作为提高

许多贫穷国家人民生活条件的一种新战略,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同。

国际体系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对国家间的不平等负有责任。1974年,D. 森哈斯(D. Senhaas)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研究,认为富人对穷人的剥削源自一种结构性的制度。尽管非殖民化在战后呈蓬勃发展态势,但那些原殖民地国家依然受到剥削,其本土文化仍被不断侵蚀。

1989年,B. 布罗克-乌特勒(B. Brock-Utre)通过对妇女遭受暴力问题的研究,将结构性暴力概念延伸到有关妇女遭受的歧视和不平等上来。在此之前,E. 博尔丁(E. Boulding)从父权制角度研究了人类不平等的权力关系。1991年,林恩·西格尔(Lynne Segal)对当代女权运动进行了思考,对女性在未来和平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寄予厚望。许多学者认为,在现代男性主导的价值体系内,文化暴力在不同社会层面上都有所体现。一些女性和平研究者明确指出,战争起源于人类社会的等级制度。

地球环境恶化对人类的伤害越来越引起和平研究者的关注。1994年,K. 孔卡(K. Conca)指出,生态灭绝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而生态环境系统直接影响到人类的生存,人类是唯一破坏所有生物赖以生存的支持系统的罪魁祸首。

冷战结束后,国家内部冲突日益突出,如前苏联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因此,和平研究的重点也从国际政策转移到国家内部问题上来。国家内部的民族、宗教、部落、派系、身份认同等成为和平研究关心的问题。

总之,传统的和平与冲突研究重点关注条约缔结、联盟体系、威胁理论和霸权国家间的战争,主要涉及集体安全、外交、谈判、战略管理、军备控制等问题;新的和平研究的主题则注重研究个人与国家内部集团之间的相互作用,超越了民族与国家的界限,强调个人、社区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第二节 和平研究的主要特点

一、跨学科

和平研究涉及范围广泛,许多西方大学在政治学、国际关系、战略研究、社会学、发展研究、心理学、历史学和宗教学等学科中开设了和平研究课程。有的大学设有专门的和平研究系,开设的课程范围很广,涉及到上述诸多学科的有关内容。在对人性、决策、冲突分析、裁军以及采取非暴力方式完成冲突转化等问题的研究上,和平研究机构试图打破各个学科之间的限制。和平与冲突研究作为一门专门学科是很有必要的,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许多复杂问题,很难用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单一学科进行解释。和平研究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它需要从不同的和平立场中发现相互间的联系。

和平研究的跨学科特点体现在和平学的课程目录中,它们包括:后冷战时期的战争、冲突与和平,新的核计划,南北关系;冲突转化,国际法,心理与和平,和平与安全经济学;发展、债务和全球贫困,环境、人口增长与资源匮乏,人权、人种、种族与冲突,女权主义者对和平、军国主义和政治暴力的看法,非暴力、和平运动与社会激进主义。和平研究领域包括:传统研究领域,如集体安全与威慑;国际法研究领域,包括国际法、国际组织和第三方干预;新研究领域,如超国家主义、行为态度和冲突转化;政治制度研究领域,如内部体制、制度理论和世界体制。

在实践中,人们可能会混淆和平学与其他学科的界限。比如,和平学并不是国际关系学,它对传统的国际关系学提出了挑战。国际关系研究是以国家为中心,其关注的焦点是国家利益和政治精英,即力量均衡、权威、外交、战略和政策的制订。国际社会中的其他角色,诸如个人、团体、运动、非政府组织等没有被考虑在内。而且,国际关系研究本身就包含着对国家使用暴力和强制性武力的某种肯定,认为应该对这种行为的“合法

性”进行确定和评论。

和平学的出发点就是对这种所谓“合法性”提出质疑。和平是和平学追求的目标,和平学研究和教学工作是以这样的价值为基础的,旨在建设性的转变。和平学的研究范围比国际关系学广泛,它包括人际关系、组织关系和社会关系。和平学研究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它试图将全球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同时关注民族、国家内部不同层面间的相互作用。全球性而不是国家中心论是和平学的特征,它关心从人际关系到国际关系的所有层次上的相互作用,它的价值基础和行动目的都是为了替代暴力。和平学研究的时间跨度也大于国际关系,不仅仅局限于民族、国家体制的创建时期,还要回顾历史,并关注可能期望的未来。

总之,和平学具有广泛的优势条件,它可以利用所有学科忽视或潜在的观点开展和平学研究,任何一门学科都可以为和平学的理论和实践做出贡献。

二、理论联系实践

和平学与医学一样是一门实用科学。和平研究有着很强的应用性,其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变化。和平研究的目的在于维护和平和防止战争。和平研究的方法不能囿于其他学科的任何特定方法,而应在实践中不断体现出本学科的研究特色。比如,和平研究者也将国际军备控制和核裁军问题作为研究主题,这与国家安全或战争研究的主题存在着相似之处。但它们研究的目的是不同的,和平研究从中探求的是战争原因和获得和平的条件,国家安全和战争研究探讨的却是如何赢得战争的军事策略。因此,很多著名的和平研究者长期参加和平组织的活动或和平项目的工作,越来越多的和平研究者将贫穷和疾病等现实问题作为关注的主题。

和平学工作者可以在以下范围内开展工作:军事控制的地区、外交政策、人权、社会和经济公正、环境保护、法律、新闻业、政府、联合国以及下属机构、和平工作者组织以及像国际和解协会那样的私人国际志愿组织。许多人在设有和平学专业的院校从事教育工作,或者在公立(私立)小学、



初中、培训机构讲课。

和平学课程内容与现实主题紧密相关。比如，教育学院的和平教育、非暴力教育、暴力防御和冲突化解等课程，有助于处理日益升级的学生冲突问题。在小学和初中教学中增设调解工作课程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从而成为欧美国家教改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医学院开设和平学课程的目的，主要就是为了对付中心城市的严重的谋杀事件，通过和平、非暴力和冲突化解的学习，可以降低案发率。

三、多维度的分析层面

和平研究将和平与暴力问题分成四个分析层面：个人层面、国家层面、国际层面和地球的生态系统层面。

个人层面的分析主要集中于对人类本性和政治领袖对战争的影响的研究，认为社会转变的进程源于个人的动机和价值体系，和平意味着人在精神上的宁静，威吓的感觉来自于主观恐惧以及关于暴力的客观标准的缺失。从国家层面而言，由于许多国家是多文化国家，由不同的民族、宗教、部落和价值定向的亚文化构成，因此，我们在考察和平文化时，既要研究每个社会组织的文化，也要研究作为一个社会整体的主导文化。建立在部落、民族主义、种族、语言和宗教上的歧视与国家内部的冲突有关，而不同的集团为了追求它们的政治利益所展开的竞争也是冲突的缘由。在国际层面上，军事联盟、贸易剩余、政治体系和工业能力通常决定着不同国家的权势。在国际社会中，国际事务决定权的分配是不平等的，国家间权力分配的程度影响到国家间政治和经济关系的性质。和平研究考察国际合作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个人和团体的福祉，但个人福祉又受到环境污染和气候变暖问题的影响，而这些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加以治理。

第三节 各国和平研究状况

一、北美和平学研究

美国有 136 所学院和大学设置了和平研究专业,其中 46% 是教会学校,32% 是大型公立学校,21% 是非教会私立学校,1% 是社区学校。15 所院校同时设有本科和研究生专业。和平研究课程设置的宗旨是,使该专业的学生学会处理各种关系,认识到和平化解冲突的重要性和建立公正和长久和平的条件。课程包括:美国外交基础、非暴力社会变迁、世界社区内的人权、城市暴力、冲突与冲突治理、国际冲突与和平努力、现代国家的外交政策和侵略等。

加拿大的和平研究状况与美国相似。加拿大设有 100 多门和平研究课程,大约 40% 设在政治学系,10%~15% 在宗教学、比较宗教和神学系,10% 在历史系,10% 在社会学系,15% 在交叉学科专业,10%~15% 设在经济系、哲学系、心理学系和教育系。加拿大和平学本科段专业的数量少,研究生专业就更稀少了,只有多伦多大学设置了唯一的全日制和平学研究生专业。安大略省哈密顿市的麦克马斯特斯(McMasters)大学将法律与医学结合起来,首创了健康与和平专业,专门研究那些出生在战争国家的孩子。新斯科舍省的莱斯特·B·皮尔逊(Lester B. Pearson)中心建立了维护和平培训中心,目的在于推动有兴趣专业间的合作,扩大有关调解和缔结和平科目的范围。

二、欧洲和平学研究

欧洲的和平研究机构经费充足,教学课程却不多,这与北美的情况正好相反。挪威国际和平研究所创始人加尔通最先使用了“和平研究”(peace research)这个词。该院与奥斯陆大学合作,举办了“国际暑期学校研究生课程班”,每年有来自超过 25 个国家的学者在这里进行和平研



究的跨文化研讨。

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院是一个独立自治的机构,政府给予补助,每年拨款超过 250 万美元。瑞典有两个欧洲最好的和平研究机构:哥德堡大学的和平与发展研究院,有 12 名教师和 600 名学生,可以授予学士和博士学位;乌普萨拉大学的和平与冲突研究系设有本科和博士专业,每年可招收 200 多名学生。

英国是欧洲和平研究发展最快的国家,英格兰和北爱尔兰的许多大学都设有和平研究专业。英格兰的布拉德福德大学和平研究系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专业设置最多的和平研究机构,可以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该系成立于 1973 年,现有教师 19 人,学生 300 人。该系的科研与教学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冲突化解、社会变迁、国际安全。“冲突化解中心”是设在系下面的一个机构,进行实用性项目研究,包括像前南斯拉夫问题的区域冲突调停。社会变迁研究机构的研究范围包括拉丁美洲、非洲、中东、东欧、南亚,研究有关的发展、非暴力、社会选择等问题。国际安全研究的主题是武器转运、核武器和生物武器的控制、环境安全、南北合作与公正基础上的安全。考文垂大学和平与和解研究中心的和平研究很有特色,可以授予硕士和博士学位。该中心积极配合当地政府举办每一次的和平月活动,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倡导和平思想。1959 年成立的兰开斯特大学的理查森冲突与和平研究院是值得人们注意的一个研究中心,它以和平研究先驱者刘易斯·弗赖伊·理查森名字命名,早在 20 世纪初,他就进行军备竞赛和战争研究。该机构规模较小,但设有硕士、博士点,其创办的《和平学读者》是和平学领域内具有重要影响的杂志。莱特伯雷肯特大学的国际冲突分析项目可以授予硕士和博士学位。课程分三个学期,主要研究三个论题:冲突理论、冲突化解的模式与实践、研究方法论。里默利克大学内的爱尔兰和平院是一个独立的非政府研究机构,研究集中在北爱尔兰冲突、爱尔兰的南北合作、英爱关系、欧洲整合、国际合作。

荷兰莱顿大学的社会冲突研究中心设有研究生一级的和平研究课

程。丹麦的国际人民学院将“和平与国际理解”作为办学宗旨。奥地利政府主办的欧洲大学和平研究中心是欧洲发展最快的一个新的和平研究中心。约翰·加尔通和哈坎·威伯格(Hakan Wiberg)等著名和平学研究者曾在此任教。该中心在西班牙设立了分部，并与奥地利和平与冲突化解研究中心合作办学，建立了“国际平民和平维护与建立培训项目”，按照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的“和平纲要”的设想，对一般老百姓进行培训。项目研究人员具有在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的相关工作经验。西班牙的斯巴克大学设有冲突心理学的博士点。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的和平教育中心每年培训人数上万，旨在提高全民的非暴力意识。

欧洲的和平研究正处于一个繁荣时期，不断有新的研究机构诞生，包括新成立的东欧和前南斯拉夫和平研究机构。欧洲的和平研究开创了交流与合作的论坛，架设了一座东西方沟通的桥梁。^①

三、其他国家和平研究

日本高知大学在1987年开设了“和平与裁军”课程，来自人文、科学、教育和农业各系的150名学生选修了这门课程。2001年开设的和平学课程“亚洲与日本之间的和平问题”，重点讲述中日关系与中韩关系。许多日本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才知道日本侵略他国的事实。日本的博物馆在和平教育方面也开始发挥作用。比如，高知草根院建立于1989年11月11日，这一天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纪念日(和平日)。截至2005年5月21日，草根院成员已有800余人，包括教师、学生、退伍军人、护士、家庭主妇、和平主义者等各阶层人。博物馆只有一名行政秘书，许多成员都是以志愿者的身份在此服务。草根院的建馆宗旨是努力创造一个和平的社会，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草根院的活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宣扬和平，保护环境，促使日本与中国、韩国等国就历史问题达成谅解。

^① Ian M. Harris and others, ‘A Portrait of University Peace Studies in North America and Western Europe at the End of the Millennium’,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eace Studies*, vol. 3, no. 1, January 1998.



拉丁美洲国家有着遭受殖民统治奴役的共同经历,1927年国际和平研究协会年会期间成立了拉丁美洲和平研究会“CLAIP”,各国的学者代表汇聚到了一起。CLAIP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一套灵活而富于弹性的组织机构,目前它的主要工作是普及英语作为学术交流的通用语言,以便更好地进行国际交流。南非的宗教与和平会议自创立以来,一直致力于解决消除种族冲突和歧视,将自由、平等、公平作为工作的原则和努力方向,并开始建立和平研究中心、种族隔离制度博物馆、甘地和平博物馆,以及开设和平教育课程等。目前关注的领域包括暴力活动以及导致暴力的失业与贫困问题、针对妇女和儿童的犯罪等。^①

中国的和平学研究起步于2001年。是年,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学科与考文垂大学和平与和解研究中心建立了正式合作关系,即英国和平学教师来南京大学教授和平学课程,中方教师去考文垂大学进修和平学课程。从2002年开始,南京大学每年派遣一两位该学科教师赴英国考文垂大学进修和平学硕士课程。2003年以来,该学科教师翻译出版了国内第一本和平学学术专著《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在《国外社会科学》《南京大学学报》《学海》杂志上陆续发表了多篇有关和平研究的论文,并出版和平学资料读本《和平档案》四卷本。2004年,南京大学开设了三门和平学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并开始招收和平学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2005年3月,南京大学在南京举办了中国第一次和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包括“和平学之父”加尔通在内的中国、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墨西哥、挪威等国家的50多名学者参加了会议。在这次大会上,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就和平学主题展开了对话。

此外,需要特别提出两本和平学著作:一是韩洪文教授曾在2002年发表的博士论文《二十世纪的和平研究:历史性考察》,这是中国学者有关和平学的开山之作,该书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和平学的主要内容;二是2004年出版的译作《和平学入门》,该书作者是日本学者,侵华日军南京

^① 资料来源于2005年南京和平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有关论文。